

21.16²

88年

达 县

解放初期的回顾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图 书
★ 办 公 室 ★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所
★
资 料 室

资料室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所
★
资 料 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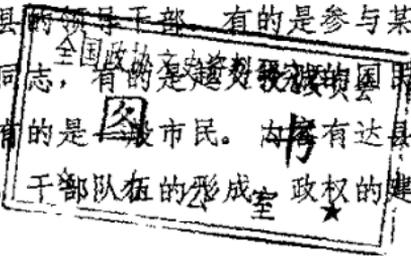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达县县委员会主编

图 书
一九八九年五月

3649
7月119/12
前言

《达县解放初期的回顾》记述的内容，都是笔者在达县解放初期工作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具有回忆录的性质。回忆往事，是一种历史的反思。无论对撰写史料的同志，对教育青年一代和对研究达县的历史都有重要意义。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在丰富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容和两个文明建设中也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达县解放初期，是指1949年12月至1953年这段时间。撰写史料的同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达县解放初期的情况。他们有的是地、县两级领导干部，有的是参与某一工作的一般同志，有的是达县被围困时党军政人员，有的是达县解放时的市民。本书有达县解放时的情景，干部队伍的形成立政权的建设，民主



编 辑 赵世烈
校 对 王顺朴
题 字 章文仪

·达县市文史资料·

内部资料仅供参考

达县市印制一厂印

电话号码：23713

改革的开展，民族宗教的活动等，涉及面广，是一本难得的资料书。

我们本着“存真求实”的方针，对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了查证核实，做到内容可信。但毕竟事隔三十多年，回忆中对事实有小的出入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是与中共达县市党史工委办公室主动提供资料，支援人力分不开的。我们表示诚挚的谢忱。

市政协文史组

达县解放初期的回顾

目 录

前言

我的片断回忆

.....李 敏 (1)

我们到达县前后

.....许富歧 (27)

解放初期的达县

.....白兰芳 (30)

依靠“统战”开展工作

.....高金科 (35)

梁达边区游击队开进达县城

.....曹庆国 杨武坤 (39)

达县伪警职人员的起义

.....龙绍萍 (46)

达县的清匪肃特工作

.....丁骏超 (53)

《通川报》创业记

.....罗曼 (59)

达县干部队伍的形**成**

.....**洪牧供稿 吴昌权整理** (79)

初创的达县文联

.....**陈文瑞、洪牧供稿 吴昌权整理** (86)

西外乡的试点土改

.....**杨贵章** (91)

北外乡的建党工作

.....**王明理** (108)

解放前夕的城区市场

.....**朱肇全** (116)

南外乡的征粮工作

.....**魏春元 魏天兰** (122)

城关区民兵组建情况

.....**何元丰** (127)

解放初期妇女工作点滴

.....**李家英** (136)

民兵参加禁烟肃毒

.....**陈宗明口述 王顺朴整理** (142)

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和被逐

.....**丁骏超** (146)

| | |
|--------------|-----------------|
| 基督教在解放初期 | 蔡碧轩 (159) |
| 达城解放见闻 | 杨复秋 (163) |
| 党的民族政策暖人心 | 沙文波 (167) |
| 中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 | 胡朗余 (172) |
| 教育工会的筹备经过 | 向人道 (178) |
| 艰苦创业的地区文工团 | 李继荣 (182) |
| 解放初期城市的组、段工作 | 郑思祥 冯通儒 (192) |
| 回忆父亲洪秀笙 | 登登 登陨 (199) |
| 后记 | (204) |

我的片断回忆

李 敏

我于1920年出生在山西平鲁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七岁时开始上学读书，直到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才结束了学生生活。后来，我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冬到1941年秋是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度过的。此时，将原名党洪恩化名刘振华。党校学习结束后回到晋绥，由组织分配到家乡平鲁县工作。为了避免日寇残害家庭，又化名李敏，直到1952年去云南工作时，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恢复了原名党洪恩。在晋绥抗日根据地雁北地区工作时，先后任过县委宣传部长、县武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县游击大队政委、雁北地委（五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山西山阴县中心县委书记等职。

(一)

党号召老区干部支援新解放区，我们中心县委抽调了二百多名干部，以我为首于1949年9月下旬，从山西省的山阴县岱岳镇出发，当时上级指定我们到山西的临汾县报到。我记得当我们到达太原城的第二天，从收音机里听到新华社广播了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开国典礼上的讲话。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我们全体南下同志听了这则消息，无不欢欣鼓舞，许多同志高兴得彻夜难眠。大家说：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了，中国人民就要彻底翻身了。我们在太原市住了三天，于10月10日顺利地到达了临汾，指定我们这批干部驻襄陵的祁村。

我们在祁村驻了近一个月，为南下做准备。其间除了学习外，还进行了队伍整编。

我们雁北的干部编入第一野战军第二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贾启先，组教科长赵秉经，副科长李敏。11月上旬，整编后的南下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山西的临汾出发，经风陵渡过黄河进入陕西的潼关，在潼关乘火车抵达西安。我们当天即从西安进驻长安的赵村。

在西安休整，学习了二十天左右，我们于1949年12月6日，在西安的莲湖公园召开了进军四川的誓师大会。会上贺龙司令作了动员报告，马识途同志介绍了四川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风土民情。动员大会结束后，观看了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主演的《荒山泪》等剧目。12月8日从西安起程，经咸阳、宝鸡、凤县到达汉中。我二梯队一大队住城固县城。当大队人马抵达汉中时，突然命令停止前进，何时出发，听候命令。为什么停止前进呢？据说是等待川军邓锡侯、刘文辉、裴昌会等的起义。

我们在汉中就听传说，四川解放了，要分为川西、川南、川北、川东四个区党委。12月中旬的一天，原晋绥分局组织部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王傲同志在汉中的南郑宣布了分配名单，继而由各地委主管干部的同志分头进行传达，并征求本人意见。找我谈话的是原晋绥五地委书记，入川后任川北区党委组织部长的李登瀛同志。据他说，我任达县专区专员是晋绥分局组织部和有关领导同志协商决定的。他说：“看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没别的意见了，既然组织已经定了，那就干吧。”我在达县专署做了近六年的专员工作。大概是1951年春才正式接到政务院周总理发的委任状。

我们在汉中住了六七天。一天晚上十点左右，人们有的已入睡了，突然听到紧急集合号声。因为，在一路行军途中或住宿，每天都要规定口令、集合地，当大家听到号声

之后，急忙起身，纷纷奔向了紧急集合地。领导通知立即出发。十五分钟后，入川大军便从各自驻地，以急行军的步伐汇集到川陕公路上向川北进军。途经陕西的沔县、宁强于12月25日左右，进到了四川的广元县城。到达广元后，我和范铭同志商量，为了尽快进入各县开展工作，我负责带领去通、南、巴三县的同志，经旺苍、进巴中；他带领去达县、宣汉、平昌、开江、万源等县和分在地专机关的同志，经成都、重庆进达县。就在这时，组织上通知我：你们在广元住下，等地下党一位名叫艾文的同志来和你们接头，由他引导你们到巴中。范铭一行第三天便起程踏上征途，而我们为等接头者，在广元度过了1949年。新年元旦过后，还不见艾文同志来，我们十分焦急，天天盼望着他来，好尽早到达各自的工作岗位开展工作。可是等呀等，左等右等，时间过了半个

月了，也不见人来。这时，我和杜国茂、王富源、刘立汉等同志商量，该怎么办呢？是等下去，还是我们自己走呢？大家一致意见是不再等了。商议定了，我便去找驻军李司令员，请他派部队护送我们。李见我之后便问：“怎么样，你们急了把！是不是准备走？”我说：“是！”他说：“据侦察报告，近日，从河南逃窜进大巴山的国民党有一个军之多，在途中万一碰上这股流窜部队，不要说派一排，就是一连或一营又有何用，寡不敌众啊！你说怎么办？”我想了想说：“这样吧，既然是这种情况，我们就绕道走，经剑阁、梓潼、绵阳、三台、仪陇这条线，你看怎么样？”他说：“就是绕远了些，要走十来天。不过比走巴山里边安全。”我说：“你同意这么走，那我们明天就动身可以吗？”他说：“好！你们走吧，就不需派部队护送了。”我说：“是的。”

告辞了李司令，回到住地把情况向全体同志说明，又进一步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何时起身，大家同意第二天就走。于是，我们这一行三十来个同志，于1950年1月13日，便高兴地踏上了征途。

我们这些同志怀着急于走上新岗位的心情，晓行夜宿，日行八九十华里。当行至三台县城时，大家说休息一天再走，我说：

“行。”在三台休息了一天，观光了三台市容，第二天又继续起程。当走到南部至仪陇中途，遇见一辆国民党邮政汽车，我们便拦住汽车，请司机送我们到巴中。他说：“汽车是我私人的。”我说：“这上面有邮政标志，怎么是你的呢？”他说：“那你们把车留下，放我回家吧！”我说：“你送我们到了巴中，车子让你开走，我们不会扣留的，解放军是守信用的，请你相信。”经我一再说明，司机才同意了。这时已是中午时间，

有几个同志骑马走，多数同志乘车，当车开到仪陇朱总司令家乡时，太阳快落山了，在仪陇歇了一夜。第二天十点过我们就顺利地到达巴中县城。用过午饭后，那位好心的司机，也许是怕我们不放他走，提出要往回走。我们一再留他住一宿再走，可他怎么也不愿意，我们便送了他些路费，他就开车走了。我们从广元到巴中共走了十来天，沿途很少见到我军人员。途中三五成群，皆是被我解放军资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些国民党士兵，大都穿着破旧的棉军装，没精打彩地赶路。

据我的回忆，抵达巴中的时间，大约是1950年的元月25号。当天和我们见面的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何静修和周永开，陈忠理等同志。何静修同志随即向我们介绍了通、南、巴三县的概况，地下党革命活动、组织状况以及三县的民情风俗，社会秩序等情

况。在我们到达巴中之前，即元月初，通、南、巴的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响应川军刘文辉等的起义号召，已接受我地下党的领导，服从党的指挥，维持着社会秩序。我在巴中会见了该县保安部队的负责人赵济刚先生。他说：“我们一定会听从共产党的命令，请你放心。”那时，通、南、巴三县虽解放军无部队，但我地下党组织已接管了三县，建立了一些党政机关，如艾文同志是巴中县委书记，刘黎平同志是通江县委书记，我们一行三十余位同志，是首批进驻的人民解放军。第二日，我向何静修等同志介绍了老解放区来的同志们的情况和拟任职务，同他们商定了去通江、南江的同志如何走的问题。决定杜国茂、徐世荣等同志去通江，杨佐凤、刘立汉等同志去南江。我在巴中休息了几天，并协助留巴中工作的王富源、张吉庭等同志工作了二十来天。其间，我们召开

了各界人士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会后，我又登门拜访了当地有名的士坤。例如李子猷先生，是巴中较有名望的人士，他曾任过国民党军的校级军官，在面安驻防多年。李先生的书法很有修养，在当地是比较有名气的。当我们踏进李先生大门时，他即走出室内，热情面好客地欢迎我们，他随手从院内一株柚子树上摘了几个大柚子。进到屋内我们一边吃着清香可口的柚子，一边谈论着当时的大好形势。那时，李先生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两鬓花白，身材不高，看上去很结实。他向我们叙说了蒋家王朝垮台的种种因素，最后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蒋介石早已丧尽民心，不垮台那才是怪事呢！”我们在巴中，为解决干部十分缺乏的问题，吸收了一批具有高、初中文化的青年学生，举办了短期培训班。当我给训练班学员讲课时，学员